

大家小书

古典目录学浅说

朱新夏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

来新夏 著

古典目录学浅说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典目录学浅说 / 来新夏著. —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16. 7
(大家小书)
ISBN 978-7-200-12069-1

I. ①古… II. ①来… III. ①目录学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G2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6979号

总策划: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: 高立志 刘 娜

· 大家小书 ·

古典目录学浅说

GUDIAN MULUXUE QIANSHUO

来新夏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: 100120)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10.625印张 177千字
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0-12069-1

定价: 49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序 言

袁行霈

“大家小书”，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；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，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，只是就其篇幅而言，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，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其实，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，一部书十万字，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，似乎算小书，若在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又何尝就小呢？

编辑这套丛书，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，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补习，遂成为经常的需要。如果不善于补习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，效果未必很好。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，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。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，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

地体味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，剂量小，吃起来方便，消化起来也容易。

我们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。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、读者认同的著作，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，使之不至于泯没。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，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；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。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，让它们重现光芒。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，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，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。人文科学则不然，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。然而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，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，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“大家小书”的开本不大，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。在路边等人的时候，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，在车上、在公园里，都可以读。这样的读者多了，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“大家小书”出版在即，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。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，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此搁笔吧。

一定要懂点目录学

徐 刚

《老子》这样描述人们对待“道”的态度：“上士闻道，谨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为道。”这句话用来说目录学，倒也非常贴切。初次听说“目录学”这个名字，恐怕很少有不发笑的，“目录”还需要“学”吗？我在早年也是其中之一，但随着自己的不断摸索和积累，我认识到在我国传统学术中，目录学不但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，而且可以是一门非常深刻的学问。可惜这种重要性和深刻性，往往不为一般人所知。究其原因，多少是由于“目录”这一名词，在今天已经变成单纯指书名或书中章节名称的汇编了。

其实“目录”这个名词，在古代有非常丰富的含义。它至少包含两大部分：一是“目”，二是“录”。“目”又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书名或篇名，二是篇次。一本书中的篇次听起来

好像很简单，无关紧要，但在古代，尤其是先秦时代，古书多单篇别行，不像今人出书方便，动辄写一本书，早期的书都是经过后人编辑整理的。因此篇次就隐含了编者的态度，体现了他是如何通过篇目的组织来表现古人的思想的。“录”也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一本书的叙录，主要叙述书的内容、作者、写作因缘，甚至对书的评价，水平高的叙录相当于一篇优秀的书评，是言简意赅的小论文；二是一类书的叙录，即把图书按照某种标准进行分类，并对每一类书的特点、源流、分合等情况作提纲挈领式的论述，实际上体现了作者对于整个学术史的理解和总体把握。

可见，一部优秀的目录著作，不仅要要对古今图书进行系统性的分类，而且能够体现古今学术演变的基本脉络。如果缺乏对于传统学术变迁大势的深刻理解，是写不出好的目录著作的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清代伟大的学者章学诚提出，目录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。

相应的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，研究“目录”的“目录学”至少也包含两个层次的研究：一是考察古代目录著作的基本内容，其编纂方式，以及历史演变等等；二是根据这些目录著作来研究古今学术演变的源流。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，前者是基础性的工作，后者的要求相对较高，需要比较深厚的学术积累

和史学识断。我国古代的高水平的目录著作，往往能体现作者对于古今学术演变的研究心得，因此，它们既是目录著作，也是目录学著作。

一般认为，传统的目录学著作，始于汉代刘向、刘歆父子因整理宫廷藏书而撰写的《别录》和《七略》。但应当注意的是，《别录》和《七略》其实大不相同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，刘向整理图书：“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会向卒，哀帝复使向子奉车都尉歆卒父业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，故有辑略，有六艺略，有诸子略，有诗赋略，有兵书略，有术数略，有方技略。”可见刘向的《别录》止于给每一部书撰写叙录，还体现不出学术变迁大势的宏观深旨，刘歆的《七略》才是真正对学术源流做出了总体阐述的目录学著作。可以说，《别录》是《七略》的前提，《七略》是《别录》的升华，它将目录工作升华到了目录学的高度（《七略》虽已失传，但其主要成果还保存在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）。

不过，真正有意识地将目录作为研究对象的，还要数宋代的郑樵，他的《通志·校讎略》是具有理论开创性的著作；而真正能够代表我国传统目录学成就的，无疑是清代学者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。这部智慧的著作，即便在今天读来，仍然让

人感到胜义纷呈，精彩绝伦。近代以来，在目录学上造诣最精深的，要数余嘉锡先生的《目录学发微》和《古书通例》这两部著作，尤其在古书通例的研究上，余先生的成就已经卓然超出前人，而且其结论基本上已经被今天大量的出土文献所证明，令人不能不佩服其真知灼见。

可惜余先生的著作，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上，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，恐怕都已经不太好懂。来新夏先生的这部《古典目录学浅说》，原是他在南开大学等高校历史系针对初学者的入门讲义，因此，其重点放在叙述古代目录著作的类别体制、编撰过程和历史演变上；扎实严谨，又简明朴实，初学者正可以由此了解目录学的基本知识。后面还专列一章，讲述目录学与分类学、版本学和校勘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，对于初涉我国传统学术的读者，无疑也会有很大帮助。如果读者也想同时了解一点学术史，那么，也可以再读读北大中文系高路明先生的《古籍目录与学术源流》，那也是一部简明扼要的著作，值得参考。

最后，再稍稍谈一点传统目录学的一个核心问题，即古书类例的问题，希望能引起读者和研究者的注意，欢迎大家批评。

由于目录著作中的学术史观点常常是通过对于图书的分类来体现的，如郑樵所说，“类例既分，学术自明”（《通

志·校讎略》)。因此，以前的目录学著作的重心，往往集中在分类法的变迁上：从《七略》的六分法开始，到西晋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的出现，再到《隋书·经籍志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确立，最后是《四库全书》集四部分类法之大成。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条线索，不过，我总认为，从六分法到四分法，虽然有合理的成分，但绝不是理想的分类，甚至远不能概括学术演变的总体格局。例如《七略》的六分法，实际由两大部分组成，前三类六艺、诸子、诗赋，是人文学科，后三类兵书、术数、方技，是实用学科，四分法砍掉了后面一半，把后三类一股脑儿都划入子部，明显是轻视实用技术，子部实际上成了一个大杂烩。这至少引起两方面的问题：

一是四分法本身的子部与集部的矛盾。子部与集部其实都是古人的文集，其区别在于子部重思想，集部重辞章。这是继承了《七略》区分诸子略与诗赋略的思想。但自从子部变成这样一个大杂烩，诸子的概念基本上就变成了以时代为限，后世虽然也有以思想为主的子书，但基本上都被划入了集部。因此四分法的子部变成了大杂烩，集部也难以区分思想和辞章。以致余嘉锡先生有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的说法。这对造成我们思想上厚古薄今的传统恐怕不能说没有关系。

二是术数、方技之学在后世的地位受到忽视，这是很不应

该的。因为这些东西关系到古人生活与思想的各个方面，对古人的生活关系最密切，而且涉及到道教、佛教等宗教问题。这是一个连续的传统，从古至今，几乎没有中断过。这种对关乎实用技术和民生问题的著作的偏见，明显受到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影响。但令人奇怪的是，在身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时代的刘向刘歆父子那里，这些著作还能受到应有的重视，不能不说，这也跟学者的识见有关。

另外，古人的目录著作，大多是对现存图书的分类，有其实用性的一面，因而在目录类例的划分上，的确也会考虑各个类例之间数量上的平衡问题。但是，我们也应看到，数量上的平衡，往往也能反映学术上的变化，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变化；如果忽视这种数量上的考虑，很可能让我们看不到学术史上的某些质的变化。例如四分法中的史部，在《七略》中只是作为六艺略中《春秋》小类的附属，今人一般认为，这是因为当时史书的数量不大，不足以独立为一类；而魏晋时期史学大发展，史学著作大量产生，所以史部需要单列一类。这种看法我认为是有问题的。史部之所以独立，固然有数量上的考虑，但同时也反映了西汉以后关于“史”的观念的变化。“史”在西汉以前的传统中，是作为“天官”的一部分而存在，其内容远远超过后世所谓的政与事。李零先生已经指出，后人列在史部

的著作，在《七略》中并不只是附属于《春秋》类，其他还有《尚书》类（包括著名的《逸周书》），还有术数略的历谱类（如《帝王诸侯世谱》《古来帝王年谱》）（参见李零《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》，三联书店2008年第2版，第280页）。实际上，古代的典章制度、档案文书、天文历法、巫祝占卜，都属于史的范畴。这种史学理念可以用司马迁的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一语来概括（司马迁就是秉持这样的理念来撰写《史记》的）。因而，《七略》没有单独的史部，正是反映了这个学术传统。魏晋以后，由于史的观念逐渐固定在史事与制度上，同时也涌现了很多撰写当时历史的著作，因而可以跟其他的学术区分开来，独立为一大类。

与此相似的，还有《七略》中的诗赋略与《诗经》的关系。余嘉锡先生就说过：“以《七略》中史部附《春秋》之例推之，则诗赋本当入六艺《诗》家，故班固曰：‘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’其所以自为一略者，以其篇卷甚多，嫌于末大于本，故不得已而析出。此乃事实使然，与体制源流之说无与也。”（余嘉锡《古书通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版，第64页。）余先生的看法也值得商榷，因为诗赋虽然与《诗经》同源，但从《诗经》到《楚辞》以后的诗赋，之所以会有数量上的膨胀，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和欣赏

辞章这一变化，关系到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起源问题，不容忽视。说它“与体制源流之说无与”，是我所难以认同的。

因此，研究目录学，我们可能既要以传统目录学的类例分合为依据，不但重视大类的分合，也要重视小类的分合；更要超越这种类例，从学术史、社会史本身的发展演变出发，来重新分析和总结，也许是值得努力的方向。

2014年1月1日夜，书于客旅

1月7日改定

目 录

- 001 / 第一章 目录学概说
- 001 /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
- 020 / 第二节 古典目录书的类别
- 049 / 第三节 古典目录书的体制
- 057 / 第四节 目录学的作用
- 074 / 第二章 古典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家
- 074 / 第一节 官修目录与史志目录的创始
——两汉
- 097 / 第二节 古典目录的“四分”与“七分”
——魏晋南北朝
- 131 / 第三节 官修目录与史志目录的发展
——隋唐五代
- 154 / 第四节 私家目录的勃兴和目录学研
究的开展——宋、元

| | | | |
|-----|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174 | / | 第五节 | 古典目录学的昌盛 ——明、清 |
| 200 | / | 第三章 | 古典目录学的相关学科 |
| 200 | / | 第一节 | 分类学概说 |
| 225 | / | 第二节 | 版本学概说 |
| 267 | / | 第三节 | 校勘学概说 |
| 306 | / | 第四章 | 古典目录学的研究趋势 |
| 314 | / | | 后记 |

第一章 目录学概说

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

一、目、录和目录

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。

目是指篇名或书名。篇名也称细名或小名；书名也称总名，或大名，或大题。

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，也称序录或书录。它可以作为包括目在内的简称。

把一批篇名（或书名）与说明编次在一起就是目录。目录一词最早见于《七略》所说：“《尚书》有青丝编目录。”^①

^①《昭明文选》卷三八任彦昇《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》注引《七略》语。

这是指《尚书》一书的目录而言；西汉刘向校书时的“条其篇目”“录而奏之”^①“别集众录，谓之《别录》”^②。这是指从编次一书目录到群书目录的全过程。它所谓的录就是包括目在内的简称。而在《汉书·叙传》中所说“爰著目录，略述洪烈，述艺文志第十”一语中的“目录”则是专指群书目录而言。

二、一书目录和群书目录

目录有一书的目录和群书的目录。

一书目录是指把一本书的篇名和说明加以编排，汇集后的成品而言。它比群书目录出现得早。所以，首先应该了解各篇篇名和说明是如何出现的。

古人著书写文章，并不是先立篇目，后写内容，而只是把个人的思想见解发挥成篇就算了。同时，由于简策的书写制度，图书多是单篇流传，所以有无篇目关系不大。但是，渐渐由于要称呼某一篇文章，或者准备把许多篇合为一书而需要有各篇名称时，于是就有了篇名。篇名的出现有两种情况：

①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

②《七录·序》（《广弘明集》卷三）。